

(上接10版)

林韵:在钢铁厂的角落 向往“瓦尔登湖”

兵俑

文/林韵

你的征裘，是我缝的
你的鞋底，是我纳的
我站成望夫石，你塑成兵马俑
各自占据时空的两头
我被风雨侵蚀，容颜剥落
化成温软的黄土颗粒包裹你
你青春英姿依旧
留我的倩影在瞳仁里
没人可以剔除
你站立着，
阳光洒在肩头忧伤而寂寞
我无数次，去了又来唤你
你就是不肯复活

林韵本名谢玲玲，17岁就开始写诗。她生于1970年，年轻时正好是“白衣飘飘”的年代。和很多女孩一样，她尤其喜欢朦胧诗。也像那个年代很多人一样，她成为了一名钢铁工人。

与其他人不同的是，大多数人早把年少时的梦想放弃了，她却一直在坚持。工作之余，在钢铁、矿石、火炉间忙碌的空隙，她总会找一个角落去看书，什么书都看，古典诗词、散文、佛经等等。谢玲玲尤其喜欢张晓风的散文集、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。“因为阅读的环境是嘈杂、粗糙、冰冷的，所以比较喜欢干净美好的书，从环境中抽离出来。”除了看，谢玲玲更爱写，从朦胧诗到古典诗，她已经写了几千首。有一年，她在西安旅游，看到了兵马俑，突然展开了一些联想。“大多数人看到兵马俑都是雄壮的、英雄的，但是英雄也需要家。”谢玲玲说，晚上回到宾馆，就把她心目中柔情似水的兵马俑变成了诗行。

“文学是我一辈子的事业，我不会放弃。”如今，正好50岁的谢玲玲出版了自己的专属诗集，也算是给多年的坚持一份交待，她也相信，还会有很长的文学之路在等着她。

韵依依:在废旧作业本 写诗的日子

韵依依本名周诚实，今年67岁了，曾在湘潭市排头乡联校当了几十年的山村教师。

山村小学老师课业重，一个人就要教语文、数学、科学、美术等多个科目，一走进学校就马不停蹄，一下课就要准备看作业、备课。“唯一的娱乐就是看报纸的副刊，再利用晚上的时候写一点不成文的文字。”周诚实说。

但她也不是每晚都有时间，家里有婆婆、爸爸，两个孩子需要照顾，还有一堆家务活要干。只有到了守校的时间（山村小学教师轮流住校）才是最自由的。那时候，她会独自点燃办公室的灯，没有多余的稿纸，就利用印刷品的空白处，还有学生用过的作业本写，写诗、散文，也写小说，都是山村的那些人、那些事。

2016年，已经退休的周诚实被笔友拉到了一个诗歌微信群，从此开始了比较系统且方向明确的写作。2017年，她参加诗歌协会的比赛，这首抒写家乡的

诗《汨罗江——一条丰衣足食的河》竟获一等奖。一位前辈对她说：“你刚刚迈进诗坛，就两次获奖，大有前途。”周诚实特别高兴，也更加有了创作的动力。“即使我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，我仍然觉得可以继续奋斗。”她说。

汨罗江， 一条丰衣足食的河

文/韵依依

羡慕你也嫉妒你，泪水罗水
其貌不扬的河泊潭
只因偶得一个人的灵魂
成了屈潭成了怀沙港
成了一个伟大民族诗歌的上游
他衣裤里怀的哪是沙石，分明
是瑾，是瑜，是金子
鸟落洲渚，寻声天问九歌
疯狂的淘金者
差点挖塌了湘君湘夫人的宝殿
曾经不问世事的汨罗江
自从骚风刮过骚坛
浪高浪低，娴静中带有野性
吞吐与收放蓝墨水
也攒足了红人的清酒动人的财帛
我好衣紫，他好剑客，你好细腰
汨罗江最爱的是千帆竞渡
经历了忧患与哀伤
她举起了富强的旗帜
内蕴中华精神，外披万丈锦袍



人生篇

晓红: 诗歌告诉我慈悲

慈悲

文/晓红

雷雨过后
万物被清空
几只小麻雀
结伴来到院场中间
借着微弱的光依稀可辨
地面上还有一些
没被雨水冲走的玉米粒

晓红全名巫晓红，今年50岁，原是醴陵县的高中英语教师。

教高中任务重，工作之余，她通过读诗歌、写诗歌放松自己。“哪一天要是不读诗，就觉得少做一件事。”晓红说，偶尔有感触，她也会用卡片写下只言片语。渐渐地积累了一些作品。

除了慰藉自己，文学也是她和学生交流的桥梁。晓红说，有时候，她会在课上朗诵一些自己的中文诗，然后请同学们翻译，再自己翻译一遍，这样的对照互动，学生的兴趣马上提高了。

在她带教的班上，有一个因心

理疾病休学留级的女生，很喜欢文学。她常常自己写诗，悄悄的写在教室黑板的角落里，或者转抄在作业本上，请晓红帮她看。有一次，晓红正在布置学生活动，路过女孩身边，女孩摊开手掌，放了两颗莲子在她的手心，对她说：“用这个莲子泡水对嗓子好。”

“我太感动了，这样一个内心‘痛苦’的孩子也能感受到诗歌的慰藉，证明诗歌确实有不可替代的力量。”晓红回忆。

这首《慈悲》的创作来自一次隆回花瑶的采风。正在村里走访的她突遇大雨，便和小伙伴跑到一户屋檐下躲雨。在雨中，她看到不少鸡、鸟都在坪前啄食。晓红突然就想到了小时候的一幕。那时在乡下，妈妈晒过谷，总会故意留下一点，因为鸟儿也要吃，爸爸看见了，也不会赶走它们。“这个画面突然很清晰。我的人生也算是到了秋季，直到现在，我才懂得爸妈的深意——人在大自然面前要有一些慈悲。”

肖音: 换个角度看生活

合欢树

文/肖音

一年中三个季节

它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
有时整理一下自己的叶片，
用一阵风
只在夏天它开出花朵
带着芳香和喜悦的颜色
这些花朵，
像一团团小小的云彩——
没有对错
却有它自己的哲学
它只是开放，谎言般
最后化为虚空
有时这情景，还发生在
湖畔的路上。
那时候，我一个人走着
想起某一段往事
我也会如它一般，
轻轻，充满喜悦的
开出一两朵花来

肖音本名贺小英，今年37岁。受父亲影响，她从小爱好书法、文学。

作为一名公务员，她工作繁忙，但在她心里，文学一直是最贴心的朋友。她觉得，在与文艺完全不搭界的社会角色里，她有了更多的机会和不同的角度去洞察生活，而通过文艺，生活又增添了不少意外之美。

在参与此次合著之前，她从来不知道身边原来有这么多爱好诗歌的人。“大家热爱文学，崇尚诗歌，突然让人感觉浪漫的人生不是梦想，有浪漫情怀的人就在身边。这是一种何其美好的生活态度。”肖音说，虽然不是每个写作者最终都是真正的诗人、作家，但她本身必是生活的诗人、作家。她很高兴能成为其中的一员。

至于业余写作能给生活带来什么？她的回答是：“对于一个从小比较安静的人，或许读点什么、写点什么，会比说点什么更习惯、更自在吧！”

谭青红: 作品诞生 就像生崽一样幸福

我只要一块不到 4 平米的地

文/谭青红

这个世界，有无止境的财富
却没有快乐超过4平米
这是一张2x2奢侈大床的尺寸
南征北战归来，即便四面楚歌
也如迎接阿瑞斯战神，方方是岸
或为半径为1米的圆床
象狮子滚的绣球，滚到哪
还是在这个
以爱为圆心的版图
在这里
思想如石，坦然朝天
剪云为裳，天人合一
任何失意春风化雨
任何奇迹都可衍生
我只要一块不到4平米的地
置身坚硬城市最柔软的方圆
纵使四周栅栏肃立
纵使在孤独的锁眼里长眠
野草干枯，身体腐朽
固守的诗和灵魂永远不变
在依样4平米的来世复活

谭青红是湘潭市女作协主席，也是这些女诗人的主心骨。上世纪80年代就曾发表作品，在《青红印》之前，她曾出版过个人诗集《青红醉》，光情诗就占了一大半。“现在回头看，全部是个人的激情和感受。”如今，年岁已长，心境已然不同，创作主题面也变得更广阔。在新作中，有爱国梦、行走梦，甚至还有写给小孙子的童诗。

《我只要一块4平米不到的地》其实就是床，年轻的时候她住在狭小的教师宿舍，一次同事结婚搬离，声称只要男方一张床就可以了。大家顿时大笑。

但这个段子给谭青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“认真想来，人生就是早出晚归，到死都是一张床。”谭青红说，床代表了安全、归宿、爱、家等等人生的核心元素。其实一个4平米的空间，就能够让我们感到幸福和甜蜜。

从自己写到带着大家写，这位女诗人的感受完全不同。“单打独斗，从写作内容到技巧都局限，但一群人一起写，就有氛围和成长的动力。”谭青红表示，大家一起写，女作家们也更能跳出女性惯有的小情小爱，写出为时代服务的东西。比如这次的《湘女梦》诗丛，在选题上就涵盖了爱国、精神原乡、行走、生活底蕴等等主题，还提出了不少社会问题。湘女多才、多彩、多情、又柔又辣的特色体现无疑。

“业余写作能给女性带来不一样的生活情韵，写作也能赋予琐碎生活不一样的价值。”谭青红说，女作协的共同写作，创造了氛围，而氛围就是能量，就是文化。“和姐妹们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每写出一点东西来，都很满足，像生了个崽一样，非常的痛快、幸福！”谭青红打了个非常女人的比方，她希望，《湘女梦》诗丛将是湘潭市女作协的又一个起点，同时也有更多普通主妇能加入到这场“文学梦”中来。